

瓦肯罗德与德国“艺术家小说”传统

——《音乐家约瑟夫·伯格灵发人深省的音乐生涯》简析

王宇哲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威廉·亨里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 1773-1798）是德国浪漫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瓦肯罗德所创作的《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下称《倾诉》）是德国浪漫主义第一份完整的艺术纲领，而瓦肯罗德的生平与命运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群体中也具有典型意义。

《音乐家约瑟夫·伯格灵发人深省的音乐生涯》（下称《生涯》）占据了《倾诉》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该短篇小说展现了音乐家伯格灵的艺术生涯，讲述了伯格灵试图借助艺术的力量超越平庸的现实生活、却不断被世间的烦扰和艺术刻板的外在形式所束缚、最终抑郁而死的故事，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生涯》虽然篇幅有限，但瓦肯罗德对音乐家伯格灵人生经历的叙写深刻地影响了E. T. A. 霍夫曼、托马斯·曼等人的文学创作，成为德国文学中“艺术家小说”的起源；另一方面，《生涯》深刻地反映了瓦肯罗德的艺术理念，对我们理解瓦肯罗德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对瓦肯罗德的艺术理论和德国浪漫主义的源流展开研究时，《生涯》一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本文以《生涯》的文本为切入口，试图对《生涯》所体现的瓦肯罗德的艺术思想作一分析。同时，本文注意到《生涯》所开启的德国文学“艺术家小说”传统，试图分析《生涯》与后世的德国艺术家小说的联系，以及《生涯》中所表达的艺术家小说的普遍母题。本文认为，《生涯》作为一篇典型的艺术家小说，一方面是瓦肯罗德艺术观念的集中体现，表现了瓦肯罗德“以文艺代现实”、追求艺术创作的独立和自由的理念，另一方面启发了后世艺术家小说的创作，深入表现了大量出现于后世艺术家小说中的灵与肉的冲突、艺术与现实的矛盾的主题，开启了德国的艺术家小说传统。

一、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冲突

《生涯》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艺术家所面临的艺术与世俗生活的激烈冲突，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艺术理想与父权桎梏的冲突、艺术的超然与世俗琐屑的冲突、艺术的神圣与观者的漠然无感的冲突三个层面。

1. 艺术理想与父权桎梏的冲突

艺术家的艺术理想在父权的钳制下遭到扼杀是《生涯》所着力叙写的重要内容，也是后世德国艺术家小说中的常见情节。在叙写艺术理想与父权桎梏的冲突时，瓦肯罗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

在《生涯》中，音乐家伯格灵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中，他的父亲“鄙视并且厌恶所有的艺术，视之为放荡的欲望和激情的婢女，视之为附庸风雅之士的谄媚者”（《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页，下文仅标注页码），禁止伯格灵投身音乐事业，而是强令他学习医学，认为只有医学才是“最慈善、对人类最有用的科学”（第

109页），这使得伯格灵“陷入了痛苦的窘境”（第109页），为了不至于忤逆父亲，伯格灵只得放弃对于音乐的热爱，被迫学习自己全无兴趣的医学。而瓦肯罗德自身也经历着极为相似的人生命运，他出生于一个严格的普鲁士官员家庭，父亲从小对瓦肯罗德严加管教，逼迫瓦肯罗德学习法律、成为一名公职律师；瓦肯罗德对艺术有着强烈的热忱，但不敢违抗父亲的安排，最终在法律考试的压力下郁郁而终。由此可见，瓦肯罗德在《生涯》中对于伯格灵命运的叙写带有自身经历的深刻烙印，音乐家伯格灵与作为《生涯》作者的瓦肯罗德同样出生在强势的父权家庭，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与父亲决定的职业方向发生了强烈冲突，而伯格灵最终摆脱了父权家庭的桎梏，成为了教堂的乐队指挥，这正是瓦肯罗德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体现。

事实上，自瓦肯罗德的《生涯》后，艺术家自在地追求艺术的理想受到父权的钳制、艺术家在父权桎梏下被迫放弃艺术事业的情节在后世艺术家小说中反复出现，例如托马斯·曼在1901年的作品《布登勃洛克家族：一个家族的衰落》中叙写了沉迷于音乐的汉诺在学校刻板的教育和父亲的责罚下陷入强烈的痛苦、英年早逝的故事，上述情节既带有托马斯·曼个人的自传色彩，又与瓦肯罗德自身的经历以及《生涯》中音乐家伯格灵的经历高度相似，可见艺术家艺术理想与父权桎梏的冲突逐渐成为德国艺术家小说的重要母题。

2. 艺术的超然与世俗琐屑的冲突

在瓦肯罗德笔下，艺术与世俗的冲突也体现在艺术的超然与世俗生活的混乱琐屑的冲突上。在《生涯》中，伯格灵因为“他的姐姐们为一件新衣服争吵不休，父亲没有足够的钱给大姐操持家务，或赶上他讲述一位痛苦万状的病人，或正值天寒地冻，一位老妇人弯腰驼背来到门前乞讨，穿着根本无法御寒的褴褛衣衫”（第111页）而感到极度痛苦，上述痛苦来源于艺术的高度秩序性、强烈的美感和超然于世俗的特性与现实生活中种种的混乱与苦难的鲜明对比。瓦肯罗德借伯格灵之口一方面表达了对于艺术强烈的美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对世间的种种苦难深感无力，这正是德国艺术家小说中作为母题反复出现的“艺术家难题”。艺术家努力将艺术神圣化、超然于现实生活之上，而艺术的神圣化与艺术的边缘化相伴而生，最终使得艺术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与社会和人生毫无干系；换言之，当艺术家专注于艺术创作时，便会逐渐倾向于忽视现实世界中真实而有缺陷的人，转而沉溺于秩序井然而富有美感的艺术中，但当与现实世界脱节的艺术家面临世俗生活的琐屑纷繁时，便会深感艺术的无力和无用，感到“艺术是一颗诱人的禁果，谁要尝过那无比甜蜜的汁液，谁就永远地被逐出那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世界”（第23页）。

进一步地，艺术的超然性与世俗生活的琐屑的冲突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内禀冲突，以瓦肯罗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文学旗手们崇尚藉由艺术在尘世的有限中建立美的无限，呼吁和谐统一的整体与完美无缺的个人的出现，但这样的诉求与当时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背道而驰，终归无法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在瓦肯罗德的《生涯》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而这种张力也在后续德国艺术家小说中得到了承继。例如，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律格》、《特里斯坦》和《布登勃洛克家族：一个家族的衰落》都描写了怀有热切的艺术理想、却因此丧失了面对实际事务的能力、为世俗琐屑而感到痛苦的主人公形象，这些形象与《生涯》中的音乐家伯格灵某种意义上具有共通之处。

3. 艺术的神圣与观者的漠然无感的冲突

即使艺术家功成名就，仍然面临着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强烈冲突，具体表现在艺术的神圣性与观者的漠然无感的冲突上。在瓦肯罗德笔下，音乐家伯格灵虽然在教堂中担任乐队指挥、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梦想，但伯格灵悲哀地发现“去感受和理解艺术已成为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

体验艺术作品甚至变得荒唐可笑”（第118页），面对圣洁的艺术，观众们非但不为之感染，反而试图对自己全然无法理解和共情的艺术作品评头论足；伯格灵认为“音乐这门艺术需要众人配合，唯此作品才得以存在”（第119页），当众人无法体认艺术的神圣，艺术家便难以真正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从而失却了自身存在的意义。瓦肯罗德借助《生涯》感叹艺术家获取观者情感反馈、找到能够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欣赏者的艰难，艺术家呕心沥血创作出的作品在观众眼中已成为不合时宜的玩物，神圣的艺术遭到了世俗文化的亵渎，这使得以瓦肯罗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深感不安和悲哀，而艺术的神圣与观者的漠然无感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生涯》中另一重值得注意的冲突。

面对这样的冲突，瓦肯罗德借伯格灵之口，提出艺术家“应该只为自己而存在，只为自己灵魂的崇高和伟大而存在”（第121页），不再试图追求观众的理解，转而向内部寻求自身艺术创作的意义，从而实现自身灵魂的完满，不受到外界漠视艺术的社会风气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才可能摆脱各种外在的义务和束缚，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

二、艺术本质的激进探索

《生涯》的另一重要主题对于艺术本质的激进探索，瓦肯罗德借助音乐家伯格灵的艺术创作实践阐发了自己的艺术理念，而对于艺术理念的阐发也是德国艺术家小说的常见主题。瓦肯罗德在《生涯》中强调情感在艺术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艺术的外在形式限制了情感的自由表达，提倡一种“没有艺术性的艺术”，从而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瓦肯罗德在《生涯》中借音乐家伯格灵之口表达了外在形式对艺术表达的沉重束缚。伯格灵在学习作曲时深感自己不得不按照僵化死板的法则进行艺术创作，“非但不能自由地翱翔，反而先要学会在种种框架中、在艺术法则的牢笼里无助地四处爬行”（第117页），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与伯格灵设想的自由表达大相径庭，大量陈规和对形式本身的重视使得艺术创作不再自由，音乐家伯格灵在创作实践中的感受正是瓦肯罗德的艺术理念的鲜明体现。

另一方面，瓦肯罗德在《生涯》中激烈反对对于艺术作品所谓的“分析”与“阐释”，认为创作是艺术家情感的自然表达，而接受者也应当用心体会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情感，不应当“从书本上学习感受”（第118页）、使用某种固定的程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否则会舍本逐末，失去体认作品本真情感的机会。事实上，瓦肯罗德在《倾诉》中多次表达类似的艺术理念，例如在短文《人们到底应该如何观赏世间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并以之愉悦心灵》中，瓦肯罗德对于如何观赏绘画作品进行了评述，认为绘画作品“并非只为让人目睹而存在”（第72页），视觉效果即艺术形式本身在艺术中是微不足道的，而杰出的绘画作品“要求人用感悟之心投入其中，与其同呼吸共命运”（第72页），欣赏这些作品必须体认艺术家在其中表达的情感。综上所述，瓦肯罗德在《倾诉》中强调了情感在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提倡一种与形式无关的、没有艺术性的艺术，而这样的理念在《生涯》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瓦肯罗德在《生涯》中对于激进艺术理念的阐发在艺术家小说中并非孤例，在后世大量艺术家小说中，对于艺术本质的探索都是重要的主题。例如，在托马斯·曼著名的中篇小说《魂断威尼斯》中，主人公阿申巴赫威尼斯之行的起因便是其对自身艺术创作的反思，阿申巴赫感到“硬加压制的情感开始报复，想远远离开他，不愿再为他的艺术增添翅膀，同时还要夺去他表现形式上的一切快慰与快乐”，漫游的渴望长期不能得到满足使得他的作品“似乎已经缺乏热情洋溢的特色”¹。托马斯·曼同样借阿申巴赫之口表达了对于庸俗生活如何扼杀艺术创作灵感的反思，强调了情感的自然宣泄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对比可知，瓦肯罗德在《生涯》

1 钱鸿嘉译《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305-308页。

中所阐发的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在后续的艺术家小说中也以类似形式出现，作者假托小说中的艺术家表达自身的艺术创作理念，成为了艺术家小说的固定范式，在瓦肯罗德《生涯》以后的大量艺术家小说中反复出现。

三、结论

本文对瓦肯罗德《倾诉》中的重要文本《生涯》进行研究，深入挖掘了文本中所体现的瓦肯罗德的艺术思想，将《生涯》与后世德国文学中的艺术家小说相联系，分析了《生涯》中所体现的德国艺术家小说传统。本文认为，《生涯》作为一篇典型的艺术家小说，集中表达了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冲突、艺术本质的激进探索两大主题。具体地，在瓦肯罗德笔下，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冲突体现在艺术理想与父权桎梏的冲突、艺术的超然与世俗琐屑的冲突、艺术的神圣与观者的漠然无感的冲突三个层面，瓦肯罗德所塑造的音乐家伯格灵追求艺术的超然和纯洁，与实际生活的琐屑与烦扰形成了强烈的张力，构成了艺术家小说中经久不衰的“艺术家难题”；另一方面，瓦肯罗德借音乐家伯格灵之口阐发了自身对于艺术本质的探索，认为艺术应当摒弃对于形式的倚重、回归对于情感表达的重视，追求一种“没有艺术性的艺术”，这种藉由艺术家小说表达自身艺术理念的写作手法在后世的艺术家小说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瓦肯罗德的《生涯》是德国艺术家小说的典例，对于后世的艺术家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触及了艺术家小说的多个重要母题。通过对《生涯》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瓦肯罗德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家小说的创作范式。

参考文献：

- [1] 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 谷裕. 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2] 托马斯·曼, 钱鸿嘉. 托马斯·曼短篇小说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3] 黄燎宇. 瓦肯罗德与艺术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04):96-103.
- [4] 龙迪勇. 文学艺术化: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跨媒介叙事[J]. 思想战线, 2018, 44(06):98-109.
- [5] W. 韦措尔德, 洪天富. 瓦肯罗德与蒂克的艺术思想[J]. 美苑, 2005(02):49-54.
- [6] 张蓉. 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究竟是“高贵的单纯”还是“虚幻的肢解”——评W·H瓦肯罗德《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07):67+88.
- [7] 苏堃. 托马斯·曼“艺术家小说”研究[D]. 苏州大学, 2001.
- [8] 徐烨. 市民时代的艺术浪子 论托马斯·曼小说中的“艺术家困境”[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